

二九 張佩綸

豐潤張幼樵，同治十年成進士，以左庶子，署左副督御史，旋遷翰林院侍讀學士。慷慨好論天下事，與張之洞最契，時人以爲清流。惟翁同龢甚惡之。適值中法戰將起，同龢奏派幼樵督師福建，卽藉端以逐之也。幼樵書生，雖好言兵，而無實畧，一與法戰，卽敗績，論罪革職，李鴻章愛其才，延之入幕，司文書，舉凡新政擘畫，悉經幼樵手，因得出入簽押房無忌。

二

一日，鴻章偶感冒，臥內室，召幼樵入面事，瞥見案頭有詩稿，字頗娟秀，係詠馬江戰役，於幼樵多恕詞，詩云：「基隆南望淚潛潛，聞道元戎匹馬還，一戰豈

宜輕大計，四邊從此失天關。焚車我自寬房琯，乘障誰教使狄山？宵旰甘泉猶望捷，羣公何以慰鵲顏。」其二云：「痛哭陳詞動聖明，長孺長揖傲公卿，論才宰相籠中物，殺敵書生紙上兵，宣室不妨虛賈席，玉階何事請終纓？豸冠寂寞丹雘靜，功罪千秋付史評。」乃大感泣！合肥睹狀詰其故？幼樵持詩稿，問何人所作？合肥笑曰：「小女初學韻，君其謂何？」對曰：「不獨句佳，識解亦高，門生知己也。」曰：「小女年逾二十，尙未議婚，君其爲我留意擇婿。」曰：「才學地位應如何？」曰：「似君足矣。」幼樵卽前跪曰：「門生方喪偶，而女公子又文字知己，敢以婚請。」合肥偶發戲言，不圖幼樵竟出此，乃大窘，計無所出，允之耳。幼樵叩頭謝，出語相府人員曰：「相公婿我矣！」

夫人聞之大驚駭！責合肥曰：「相府擇婿，何求不得，乃下嫁此革職人耶？」夫婦遂爭嚷不休，女公子遽出勸母曰：「父擇婿，才學第一，革職何傷？且今之居高位，擁萬金者，類多行尸走肉也，女願從父命。」事乃定。

### 三

婚後，粧台畫眉，綺閣門韻，情好日篤，蓋文字知己，復經困阻而後成婚，故非尋常伉儷所能比擬者。惟合肥兩子，俱與幼樵不睦，輒欲設法逐幼樵出相府。時樊增祥過津門，嘗上張之洞書云：「受業過津，與豐潤傾談兩日，渠雖居甥館，迹近幽囚，且郎舅又不相和，不婚，猶可望合肥援手，今在避親之列，……絕可憐也！」未幾，合肥兩子，密託天津海關道，轉請御史端良劾幼樵，以其居北洋幕中，妄干公事爲詞，幼樵不得已，携眷移南京，買故靖逆侯張勇之邸爲宅，易其名曰：「訓鷗園」。卽前國民政府立法院所在地，南京市人所謂侯府是也。

### 四

甲午戰後，合肥奉旨爲全權大臣，東渡議和，清廷追憶幼樵才幹，乃詔以翰林院編修佐辦和談，幼樵立刻具呈兩江總督劉坤一代表奏婉陳詞，請收回成命。迨甲

日和議既成，合肥念及其婿，懷才未展，於保案中加其姓名，朝旨以四品京堂起用，亦婉辭不就。

張之洞繼督兩江，深知西太后憎惡幼樵，爲避免嫌疑計，曾派人向幼樵示意，願爲修理蘇州拙政園，請移家焉。幼樵怒曰：「我固被議之人，奈何南京亦不容我住？他不來看我，隨他！」之洞乃微服過訪，談往事，大哭而別。

越年，幼樵物化，之洞又過其園，即園中六朝松賦詩云：「憑誰江國伴潛夫，對舞髯龍入畫圖，憐汝支離經六代，此心應爲主人枯。」悼舊情深，溢於言表，「一生一死，交情乃見。」非今日功利之徒，所能瞭解也。

## 五

幼樵命途多舛，坎坷以歿，而其學問淵博，實足與之洞並駕。其奏議中有劾王文韶一摺，凡三上，西后不爲所動，最後以示文韶，文韶自請罷免。迨其繼督直隸，見文卷中有幼樵手稿，自嘆愧對不已。

幼樵本有書癖，避地南京後，得夫人奩金，購買更富，舉凡宋元善本，幾無不備。畢生致力管子，擅奏議，文詞卓犖，怪峭盡致，最長痛揭官吏情弊，使其生今日，對於十官九貪之怪現象，不知作何語，彼不惟工奏議，即小簡短文，亦復不苟，字宗山谷，饒有風致。武進憚文簡公得其手帖，輒翻印以訓子孫，其見重時人如此。